

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意外频出——

石原里美出席，圣火途中熄灭

2020年3月，日本方面从希腊带回奥运圣火火种没过多久，东京奥运会却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延期一年，象征着奥运“前菜”的火炬接力戛然而止。经过365天的等待，终于在3月25日上午，火种灯再次亮相，主席台上金色的火炬被火种引燃，标志着东京奥运会大幕开启。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葛敏

首相没来引发批判

火炬传递出发仪式在福岛的国家足球中心(J Village)举行。为防控疫情，出发仪式上没有普通观众参与，仅限工作人员和受邀嘉宾出席，东京奥组委还将出发仪式的时长从原定的1小时缩短至40分钟，嘉宾人数也缩减了一半。组委会在J Village的室内球场内设置主席台，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等嘉宾致辞后，担任火炬传递大使的女演员石原里美和残奥会女子射击选手田口亚希共同点燃了圣火。

作为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桥本圣子希望奥运圣火成为“黑暗尽头的一束光亮”，“过去的一年世界都处于艰难的状况之中，但奥运圣火静静且顽强地燃烧至今，这小小的火光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它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如同樱花等待绽放。”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说，希望将东京奥运会办成向世界传递希望和勇气的大会。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则表示：“这次奥运的原点是复兴的‘奥运会及残奥会’，没有复兴，就谈不上奥运的成功。”

在中国拥有高人气的的女演员石原



东京奥运圣火将在日本境内经历47个都道府县、859个地区，时间长达121天，沿途主要景点有：江户时代官吏传统宿舍日野宿本阵(日野市)、“日本瀑布百选”之一的拂泽瀑布(桧原村)、麻风病国立疗养所多磨全生园(东村山市)、深大寺(调布市)等。

里美认为，只要有目标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大家对火炬接力的意见和想法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很好。决断或判断都是没有错的。有目标就有生存的希望。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有目标地活下去。”

不得不提的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本周早些时候以书面形式告知媒体，自己将不会出席奥运火炬出发仪式，“综合考虑了国会日程等安排后，我决定不出席出发仪式。我期待火炬接力能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希望能令

大家切实感到东京奥运会已经临近。”部分日本网民对于首相缺席这个有着“复兴”意义的仪式，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说好的‘复兴奥运’呢？说好的‘打败新冠肺炎的证据’呢？利用直升飞机的话，几个小时应该空得出来吧？不要逃啊！”“这种场合国家首相应该要出席吧？”“复兴奥运”只是场面话咯？”“连首相都不去还有什么意义？那索性东京奥运会也不要办了？”“为什么不去福岛？害怕辐射吗？”“索性让卡车运着火炬在日本‘跑一跑’得了。”

第一棒选择福岛寓意“复兴奥运”

东京当年申办奥运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灾区的重建，东京奥运会被打上了“复兴奥运”的“日式”标签，火炬传递起点福岛县正是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出发仪式过后，约有1万名火炬手参加的火炬传递正式开始为期121天、遍及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漫长征程，直到7月23日晚抵达奥运会的开幕现场。

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灾难发生之后，J Village曾作为灾后应急协调场所发挥重要作用。受地震影响，那里直到2019年才重新恢复足球场功能，对外开放。如今已成为日本灾后复兴的重要象征之一。与此同时，J Village还是2011年日本女足的

训练基地，夺得2011年女足世界杯冠军的日本女足队员们被称为Nadeshiko(抚子)，在日语中，“大和抚子”通常被用来赞美纤细敏感、令人怜爱，但内心坚强的女性。当年，就在灾难发生几个月之后，日本女足在德国击败美国队，一举夺得女足世界杯冠军。她们的夺冠给处于伤痛中的日本带回了安慰和鼓舞。她们是第一棒火炬手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

冠军队主力成员岩清水梓从熊熊燃烧的主火炬上引燃了手中的火炬，然后手持火炬，与另外14名女足冠军球员，以及当年她们的主教练佐佐木则夫一起，缓慢地跑出室内球场。佐佐木则夫在采访中说：“我很遗憾有些在海外的球员和泽穗希(2011年日本女

足球队长，因身体不适缺席)不能在现场同我们一起，但今天我们代替她们跑了。对于Nadeshiko来说，J Village是一个圣地，圣火传递能从这里开始，我感到非常开心。我相信东京奥运能给日本带去鼓励和活力。我清楚目前整个日本都处在压力之下，我们希望能尽己所能有所贡献。”

参与了圣火第一棒传递的丸山桂里奈表示：“我在福岛度过了五年，我觉得自己的一半都源自于这里。今天我跑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这里的人们。”她的队友鲛岛彩则说：“我和Nadeshiko的队友们在J Village共度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来说，这里太特殊了，我觉得很荣幸能作为第一棒火炬手开启希望传递之旅。”

“火炬熄灭吓了我一跳”

日本女足队员们完成传递之后，将圣火交给了16岁的大和田朝斗。他出生于福岛县广野町，是县立未来学院高一学生，该学校自灾后被建立，旨在培养灾区孩子成才。在去年奥运会被宣布延期之前，他的第二棒席位已经确定。“圣火比想象的还要明亮，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体验。”当年灾害发生时，大和田朝斗前往栃木县避难，回到家乡后，他曾加入过以J Village为基地的足球俱乐部，“我想，如果能将福岛的现状传达给大家就好了，希望随着我的步伐，大家能看到那些风景。”另外，他还表示，“尽管每个人跑步区间很短，但由很多人连接而形成长距离，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有多重要。”

担任第三棒的跑者是44岁的大和田智美，她报名火炬跑者的原因是为了加快故乡的复兴。接过火炬缓缓跑起，约两分钟后，她将火炬交给了第四

棒跑者平泽俊辅。26岁的他是一位曾在日本足协青训项目受训的球员，他当初练习的地点正是J Village，去年为止，他一直在日本JFL(第四级联赛)岩手FC效力，“我曾在J Village踢球，灾难发生后不得已离开了那里。十年过去了，没想到能在这里进行火炬传递，令人感慨万千。”平泽表示，在疫情出现的情况下，全世界都面临着困难，但他相信如果大家能互帮互助，就能跨越难关，“我认为奥运会和体育运动有着作为‘催化剂’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天的传递活动中，出现了圣火意外熄灭的尴尬场景。据《每日新闻》报道，在传递到第六区间时圣火意外熄灭，相关活动一度中断，直到工作人员重新点燃火炬后才恢复传递。当时负责传递的女性火炬手在接受采访时称，“火炬突然熄灭吓了我一跳，幸好没一会就又点上了。”

数十名火炬手已请辞

东京奥组委为火炬传递制定了详细的防疫措施，要求参加人员佩戴口罩，充分消毒，并提醒沿途观众不要聚集。一旦发现人群过度拥挤，组委会可能随时取消当天的接力。但是，首日的火炬传递还是出现了人员密集的情况。据《每日新闻》报道，在第一区间J Village周边不断出现不知道防疫措施的观众，超过100人聚集在限制区域外可以看到火炬传递的地方，没想到“限制沿途观看”的措施反而造成了人员密集。

“大家都觉得这里是能进去的地方，无论如何都想看到圣火。”广野町出生的远藤幸次表示。现年65岁的他曾在J Village进行福岛核电站修复工作，火炬传递第一区间对他来说是充满回忆的地方。这一天，他为了目睹圣火，一大早拿着摄像机赶到现场，却不知沿途应援被限制，只能从管制区外面远远眺望。

据福岛县执行委员会称，限制第

一区间的应援是组委会的判断，因为出发仪式拒绝观众到场，考虑到会场周围可能会有观众聚集，因此对整体沿路都进行了管制。虽然官方发出过通知，但不知道通知而去的人络绎不绝，在距离J Village车站200米左右的地方聚集了100多人。“这样反而更容易造成人员密集吧。”现场拿着照相机的一个男人小声嘀咕着。

终于等到传递队伍靠近，却由于距离太远，甚至鼓掌声都无法传递过去，“跑者的脸和圣火都看不见。究竟是为为什么站在这里，这样就没办法炒热气氛了。”远藤幸次发出牢骚。

而在限制区域内侧，明明没有观众，却有多名工作人员背着“请不要聚集”的看板。“我们在这儿有意义吗？为什么会被分配到这里？”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对防疫措施的不协调感到纳闷。

事实上，由于担心火炬传递的安全，已经有数十名火炬手请辞，其中包括多名知名演艺界人士和体育明星。

